

講義 河六之可七
 六編 利

漢書門類			
二五二八	函	架	冊
一三八	函	架	冊
一七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五二八	函	架	冊
一七八	函	架	冊
九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28	
冊數	17 (14)		
函號	299	21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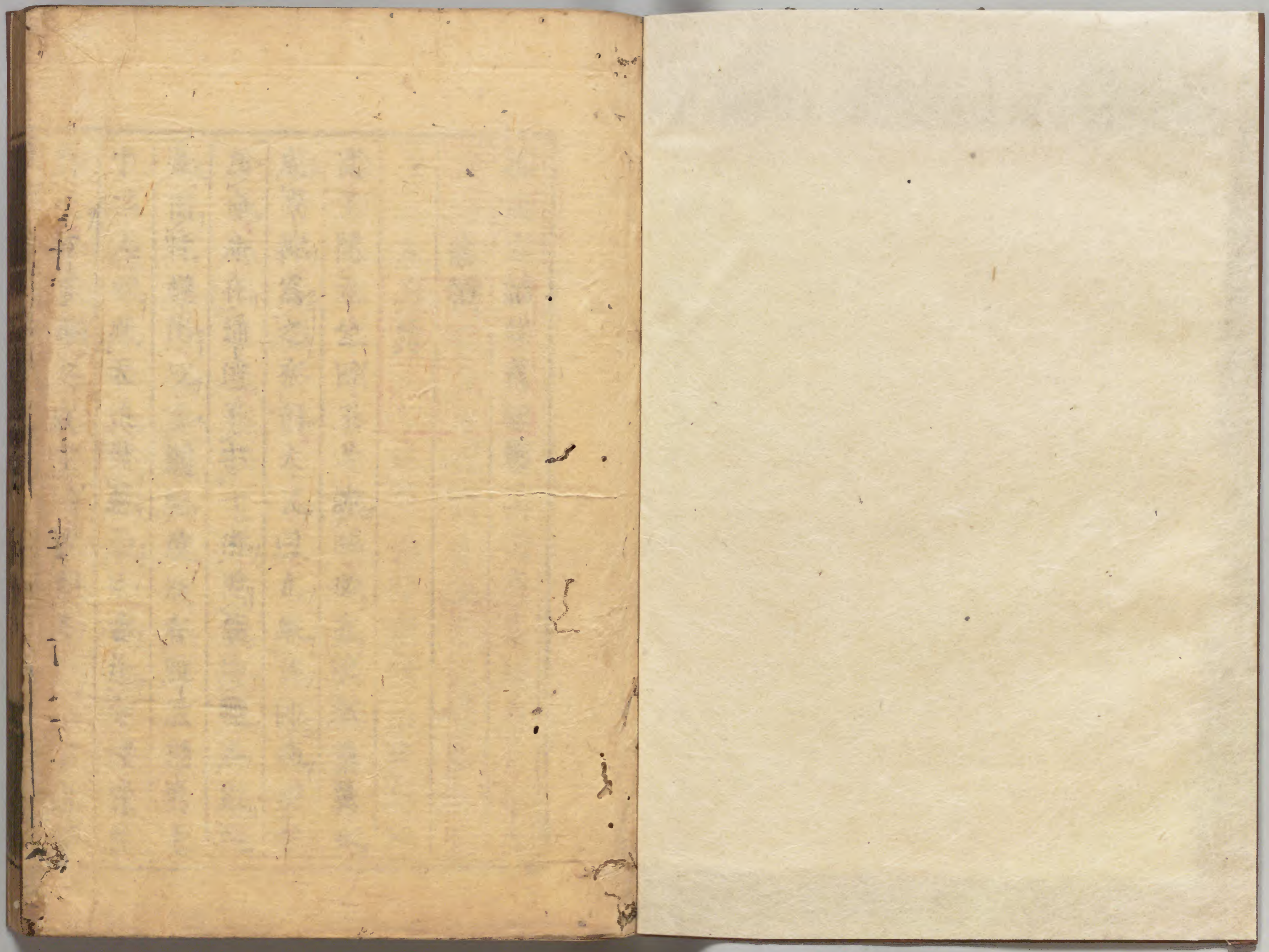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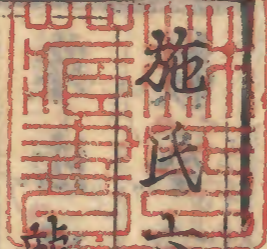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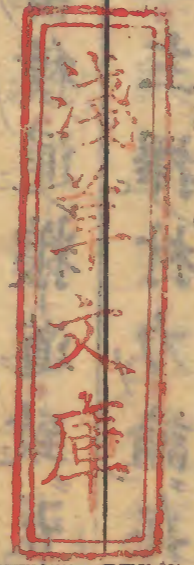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龍韜
龍韜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
 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
 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
 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
 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
 異技万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

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
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前論行能
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
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
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
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
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
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
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囚人主擇材力論兵

萌

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
鼓明耳目詭符莠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
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
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
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
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
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
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改銳無所疑慮
羽翼囚人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弱

攻

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
之意以為間謀術士三人主為誦詐依託鬼
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
痊万病法筭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財
用出入

大夏之成非一木之技良裘之製非一狐
之腋堯舜至治之世上行下効若無賴於
其臣也而舜之都俞之除且有汝為汝翼
之言有喜哉良哉之歌以王有師師以立

際

大功其可無輔助之人乎股肱所以運也
羽翼所以奮也既得是人則可以張吾之
威神而使人之畏慕也蓋虎之所以能使
百獸畏者以有牙距也鷹之所以能使百
禽畏者以有爪掌也虎而去其牙距則虎
之威無所伸矣鷹而去其爪掌則鷹之威
無所奮矣君之所以能使天下畏者以其
有股肱羽翼之臣也君而不得其臣則何
以成其威神耶是以大漢之真股肱則蕭

曹爪牙則信布者。蓋欲借是而以伸其威神也。武王未得若人而用之。此武王所以有爲之奈何之間也。夫舉兵帥師。以將爲命。蓋將者。民之司命。死生之所係也。故舉兵帥師之際。必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此言爲將者。貴知變也。命在通達。則以其能變通也。通其變。乃可以使民不倦。故爲軍之命者。必通變而不可執一也。法曰。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不出於中人。執

一。無權。必不可與言戰也。將其可。執一而不可通達乎。術者。奇正之術也。法曰。奇正皆得國之輔也。爲將者。必欲兩盡其術。寧可執一乎。至於用人之際。則不可或拘其才。故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使得以盡其能。而任其事。才之大者。則大用之。小則小用之。長於智者。爲謀主。長於騎者。爲騎將。長於步者。爲步將。凡此皆因能而授以職也。至於驗之以應敵。則又因宜而定其制。時可

用漢則示之以漢以爲之制時可用蕃則示之以蕃以爲之制凡此又因時所宜變化而應之以爲之制也紀綱者法度之謂也昔光弼之爲將也自牙將以下如廷玉惟正之徒各以能稱職者以光弼能因所長也至於應敵之際擒日越則留希顯以野次克周摯則與廷玉惟正以鐵騎是又因時變化而以爲之綱紀也將之貴乎得人也如此故將之所資以爲股肱羽翼者

顏

凡七十二人自腹心一人謀士五人至於方士五人法筭二人凡十八職共七十二人官不徒設必取之天數而以爲建官之制天有七十二候而將置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所以應天道也昔者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真人惟見其三百六十也而不知成周之制取之周天三百六十度也東漢之世雲臺之像二十有八人惟見其二十有八也而不知東漢之制取之二十八宿

之數。蓋建官之法。非有所私也。必有所取象也。其術如此。亦必欲得其人。以充其職。使其人以治其事。所以謂之備數如法也。用人之道。固在所盡。而為將之道。不可不明。故又盡其在己者。而審知為將之理。命理者。將理也。以將為命。故謂之命理。殊能異技。此則人各得盡其所長。而善於其職。若是。則舉無遺事。故万事畢。畢盡也。言可以盡行軍之事也。太公雖言七十二人之

應。而武王未知其所用之人。故復問其目。所以求其職之所分也。自腹心一人以下。至於法筭二人。此七十二人之數也。蓋其職有詳略。故其人有多寡。此所以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至於或八或九。皆因其職而分之也。腹心一人。此則將之所賴以定大計者也。漢王之良。平。蕭王之寇。鄧皆腹心之臣也。主潛畫計謀。以應倉卒。揆度天心。消去時變。以其司大計之所定。故計謀

在所總攬而民命以之保全。謀士五人。此則謀主也。有智者皆司爲之。此田忌之孫臏。韓信之左車。皆謀士也。主圖安危慮未萌。此則論成敗之所在也。論行能。此則較人才之長短也。明賞罰。此則公馭人之權也。授官位。此則原用人之法也。決嫌疑。定可否。又所以爲勝敗之政。而收其成功也。天文三人。此則觀天象以察時變也。成周之際。有太史之官。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

車。此則天文之職也。主司星歷。則以觀星辰之變動。候風氣。則以察時風之逆順。推時日。以觀其數。考符驗。以觀其證。校災異。以從其變。即是數者。則天心之去就。可知矣。故以此知天心去就之機。天之所與吾則取之。所以應天也。地利三人。則擇地利以處軍。如衛青之張騫。知地利者也。主行軍營壘之事。故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可與不可。皆聽從之。遠近險易之形。與夫

水澗山阻不利之地亦皆知之惟知地利故不失其利以至兵法九人此則韜鈴之士曉兵法者也彼惟能曉兵法故可使講論異同行事成敗此則論勝負也簡練兵器則欲便於用也刺舉非法則刑罰不用命者也凡此者兵法之所該故使之主之通糧四人此則運糧食之職也故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以足其用使三軍不至於困乏以其能足糧食也奮威四人

此則選鋒之士也故材力之士在所擇兵革之士在所論其奔擊之速如風馳電擊人不知其所出伏旗鼓二人此則勇力之士也故使之伏旗鼓明耳目蓋旗鼓軍之耳目也惟伏旗鼓故可以明耳目詭符莛謬號令所以惑敵也惟能惑敵故闇忽往來出入若神敵不得而制之股肱四人此則代舉復者也必其能力於治事也故主任重持難言代將任重難之事修溝塹治

壁壘所以爲守禦之備。通才三人。此則智略之士也。故主拾遺補過。以輔助之。應偶賓客。論議談語。以代應對之。取消患解結。以除危難之事。權士二人。此則通變之士也。行奇譎設殊異。則主爲奇謀以誤敵也。奇謀所出。人不可知。故非人所識。而獨運之於無窮之中。故能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所以廣聞見也。故主往來聽言。視變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皆所當察。故在所覓爪

牙五人。所以敵愾也。故主揚威武。以激勵三軍。使敢於進戰。可以冒難改銳。無所疑慮。言可使之必往戰也。羽翼四人。所以張

攻

聲勢也。故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警攝之。故敵可弱。遊士八人。此說士也。故主伺奸候變。以開闔人情。使人心不疑。觀敵之意。以爲間諜。是又因敵之情而感之也。術士二人。此巫卜之賤也。欲假是以成其事。故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

士二人此醫療之職也故主百藥以治金瘡瘡萬病法筭二人此善會計者也故主會計營壁所以度地也計會糧會財用出入所以理財也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

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

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任官惟賢才為國之要也。官之所任必欲得人。况將之為我社稷安危之所係萬民死生之所托。詎可妄愛之耶。必得其人而後可以專其任。人不能皆賢而有不肖者焉。此所以在所論也。其孫子之論將有所

謂智信仁勇嚴。孫子之智信仁勇嚴即太公之五才也。又有所謂將有五危。孫子之五危即太公之十過也。材則必勝過則必敗。可不論之乎。是以晉謀元帥則必曰郤縠可。此以材論之。而知其可也。趙將趙括其母力言其不可。此以非其材論之。而知其不可也。將之材有五。所謂智信仁勇忠皆材也。勇則敢於進戰。故不可犯。漢之李廣可謂勇矣。故虜不敢犯之。智則明於應

事。故不可亂。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孰得而亂之。仁則有惻隱之心，故能愛人。李忠嗣亦仁者矣，不以萬人命易一官，非愛人乎。信則以誠相待，故不欺人。羊祜亦信矣。當時吳將且有安有鳩人，羊叔子之言，則其不欺也。可知忠者必一心事君，而無疑貳，故無二心。裴晉公討賊，誓不與俱存，非無二心乎。必備是才，而後可以君是。我五材既備，斯可以將矣。五者其與孫子

之五者亦一律矣。而孫子易忠以嚴者，蓋人誰不忠而嚴者，又治軍之所先也。先之以智者，蓋孫子言之始計，非智不可也。其爲過也，有十焉。勇而輕死，至於懦而喜任人。凡十焉。勇而輕死，則必無持重之心。故可暴以激之。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是勇而輕死者也。故可暴急而心速者，必不能持久。故可久以縻之。若趙括之出銳搏戰，可謂急而心速者也。故可久貪而好利，此則

好貨者也。故可遺之以賂。若秦之嶢關之
將。可謂貪而好利者也。故可遺仁而不忍
人。則不欲勞其民。故可得而勞之。若夫忍
於人。而如張巡之殺人而食。則不可勞矣。
智而心怯。則必不能斷。故可窘。孔明雖知
天下大計。然謀多決少。亦可窘也。信而喜
任人。則內無所主。而輕信人者也。故可誑。
騎劫信齊人之言。喜信人者也。廉潔而愛
人。則其心懦。故可侮。苟貪而愛人。若吳起

則不可侮矣。智而心緩。則必不能速戰。故
可襲。荀攸謂陳宮有智而遲。此智而心緩
者也。剛毅而好自用。則必無謀。故可事之。
若項羽之剽悍。則剛毅而好自用者也。懦
而喜任人。則必不明於事。故可欺。雖任人
而不懦。如趙奢輩。則不可欺矣。將有十過
用之必敗。其可不詳論而謹擇之乎。此十
者。其與孫子之五危亦大率相若也。將之
爲任。難乎其人也。若是。故太公復言所以

置將之道不可輕。蓋兵者國之大事，兵之所爲大事者，以其存亡之所係也。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實統是兵也。兵有成敗，則國有存亡，故其命屬之於將。將者國之輔也，以其可以助國之威勢也。先王得不重之乎？惟將爲可重。此置將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其察之者，欲其得人也。其在孫子亦云：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太公亦云者，孫子之意爲舉兵者言也。

太公之意爲擇將者設也。此太公所以置將不可不察爲言。惟兵在於將，故勝負係焉。兵不兩勝，亦不兩敗。蓋天下之勢，不兩立也。久矣。此盛則彼衰，彼強則此弱，不勝則敗。二者必有一於此，不勝不敗者，必若河曲之戰，秦晉交綏而後可也。若泝水之^後陽，虜父退舍，子尚亦退舍而後可也。不然，必有勝負。此言一舉之間，成敗係焉。奚待必有勝負，此言一舉之間，成敗係焉。奚待

於久耶十日之間不能亡彼之國則必破
軍殺將蓋以勝負成敗可以一見決也武
主曰善哉蓋以其言之盡理故不得不稱
善也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
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
情相應者十五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
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

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
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
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
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素素而
反易人者有高高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
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
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
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以山濤之賢三

十年而不知其子簡以王濟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叔湛夫親莫親於父子叔姪而有三十年而不知者况其他乎此武王所以欲簡練英雄知其才之高下而太公所以質外兒與中情而論之夫世固有砥中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烏可以其外而信其中耶有大卞而若訥大巧而若拙者又烏可以其外而弃其內耶聖人亦智於知人者也而門弟子又皆其平日所相與周

旋而講究者也其知之若無甚難者而聖人且謂以兒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是則中情外兒為難究也久矣况於素不相遇者一朝欲擇而用之不亦難乎嚴而不肖溫良而為盜兒恭而心慢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與夫精而無情湛而無誠好謀而不決果敢而不能控控而不信外勇而內怯淒淒而易人若是者皆其外可取而內實失之者也不可以其外而信

其內有恍惚而反忠實詭激而有功效高
高而反靜慤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
無所不遂者皆其外若無能而其內反有
可取者也不可泥其外而弃其內惟其人
材之相去內外或遠是以世之去取所見
亦異天下之所賤者疑若可賤也而聖人
之所貴者乃天下之所賤者也何者天下
之所見者外聖人之所見者內也所見既
殊故其去取亦異天下之所見惟不及於

聖人此凡人所以莫知惟至明者乃知其
極苟非有大明見者則亦何以見其涯際
哉此無他中情外良不相應所以難也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
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
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
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
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

肖別矣

人雖有難知之情而有可知之理所謂可知之理果何在哉昔翼奉嘗上封事於元帝時謂知人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執十二律而御六情以參虛實萬不失一所謂知人之理其在是乎非也夫子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正知人之術也此木公所以以徵明之問之以言以視其辭蓋未知其所蘊則求之

於言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之於言問之以言則彼必有所應之辭吉人辭寡躁人辭多即是以觀則其中之所蘊者可知矣昔高祖於韓信設拜之際則有所謂將軍何以教寡人之言此欲問以言而以觀其辭也窮之以辭以觀其變則究其所蘊以盡是變者而以知其所得也辭而或窮則變亦有所窮矣故窮之以辭可以觀其變昔孫武之見吳王吳王既觀其書而復

欲試以勒兵。此欲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也。
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此又觀其所蘊之忠。
否。彼其果忠誠耶。雖間不入。此武涉蒯通
之說。所以不能變韓信之心也。或以爲使
爲間諜。此食其唐儉之徒。所以身死於敵
而不變也。明白顯問。以觀其德。此其究其
所操守。而明白顯問之。以觀其內之所存
者。如何。此光武所以以何願。而問鄧禹也。
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者。蓋人惟無貪心。則

貨賂不可移。使之以財。彼既不貪。則廉矣。
以是求之。則有如張真之廉潔者。必可得
矣。試之以色。以觀其貞。蓋人惟所守者。正
則必不爲色所感。故以色試之。可以觀其
貞否。以是求之。則有如吳起之貪而好色
者。必可得而知矣。告之以難。以觀其勇。蓋
人惟敢於有爲。則必不擇事而安。告之以
難。而彼無所避。則其勇可知也。以是求之。
則有如馬援援之矍爍者。可得而知矣。醉之

以酒以觀其態。夫人內有所養者，則必不為酒所惑。故醉之以酒，可以觀其態。彼不困於酒，則賢矣。以是求之，則有如季布之使酒任氣者，可得而知矣。大抵觀其外，可以知其內。八徵既備，則人之內外無所蘊矣。故賢不肖，皆得而知之。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

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鑱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弁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

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死力將
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
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
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
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
君許之乃許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
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
之謀勇者爲之闘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
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
豐熟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而列於後
非禮無以得賢非賢無以制難昔高祖欲
召韓信拜爲大將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
呼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乃設
壇場具禮拜之大抵不盡其禮不足以示
其誠不推以誠不足以感其心太公之所
以告武王立將之道誠欲武王盡禮以感

激之也。當國家多難之際，避正殿而召將，所以示其不自居其尊也。詔之以社稷安危之寄，所以重其責也。遂告之以所伐之國，彼有不臣之心，將軍其往應之，所以示其師出之有名而非已也。故曰應之而已。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所以示其敬。齊三日而之太廟，鑽龜卜日而授斧鉞，所以告之神。君入朝門西面而立，立於阼階也。將入廟門北面而立，所以存答君之義也。

君操鉞持首，授之以柄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之以刃曰：從此下至淵，將軍制之。其所以然者，所以專其任也。操鉞授柄者，取其有所執也。操斧授刃者，取其有所斷也。其任之既專，又恐其失之自用，故告之以利害之所寓。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故見其虛則進，是見可而進也。見其實則止，是知難而退也。勿以三軍爲重而輕敵，此兵法所謂惟

復

無武進也。恃其衆而不審其謀，非武進乎？
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者，兵法有必死可
殺之戒。以受命爲重，而必死於敵，此危道
也。故勿以是而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
賤人，懼其驕以失衆也。勿以獨見而違衆，
懼其剛愎而自用也。勿以弁說爲必然，懼
其爲敵所誑也。以至勞佚必以身同之，故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與之同。
士率感之，豈不爲之盡力致死責之既重。

任之既專，戒之既至，則受命而出者，得無
所報乎？是以將拜而報，則必分內外之任。
別軍國之治，謂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中御。此所以別軍國之異政也。古者立將
之際，推轂之間，告之以自闡以外，將軍主
之，自闡以內，寡人治之。是則軍國之治，未
嘗不分也。而將復爾云者，懼其掣肘也。二
心不可以事君，言以忠報國，無有二心也。
疑志不可以應敵，言以智決之也。既受命

而往專斧鉞之威以爲權則必以滅敵爲期故不敢生還古之人固有誓不與賊俱存如襄晉公者則不敢生還之說可驗矣於是將又欲有以堅其君之心故又求君一言之諾君既許之乃辭而行此其茂所以指息壤以告昭王也君既任之專則將亦不可不專故軍中之命皆由將軍而君命有所不受此細柳之營吏所以有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之言也將權既專

則其志必一故臨敵決勝無有二心此魯山之所以願爲斷頭將軍也任專而性誠宜其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莫之或制也其說見於尉繚子將權惟若是其專故人亦樂爲之用智者則獻其明故爲之謀勇者則致其力故爲之闢其氣之奮可以麾厲青雲其勢之疾若馳驚焉騫疾驚也兵不接刃而可以服人戰勝於外收功於內吏迂其官士獲其賞百

姓歡悅以其可以慰其心將無咎殃以其
行罰之當夫若是則人和而天地之和應
之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以之安寧
武王一聞太公之言其効若此烏得而不
稱善其在制旨兵法於論大將篇有卜齋
之太廟鑽龜卜日以受旗鼓之說有操鉞
授柄操斧授柄之說又有國不可以從外
治軍不可從中御之說以至無天於上無
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其言大抵與

此同張昭之法必本於此也不然何以古
者人君命將爲言其終又曰兵之所加者
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
不還民不疾疫將不天死五穀豐昌風雨
時節戰勝於外福生于內是故名必成而
後無餘害矣茲非爲天下去愁嘆之苦而
人和故能然矣昔者文侯之將吳起嘗與
夫人醮之於廟矣此則得太公告廟之禮
也衛伐邢師與而雨此則得周人伐商而

年豐之意也。故衛人亦以伐商之說證之。

夫入將威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天賞貴，小殺及常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既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將必有權。欲知其權之所盡，則必求其所以爲權者。威也，明也，禁止而令行也，皆將之所以爲權也。武王欲求其所以爲權者，故以何以爲問。太公則具言其所以盡之者。夫刑必欲人畏，不威則何以使人畏？賞必欲人勸，不明則何以使人勸？禁令必欲使人遵，罰不審則何以使人遵？誅之所以爲威者，非在數誅也；能誅大則可以爲威，賞之所以爲明者，非在數賞也；能賞小則

可以爲明。蓋人莫不憚尊貴而忽微賤。故於尊貴刑有所不加。而於微賤者賞有所不及。非所以爲威明也。惟不憚權貴而大者有罪則必誅。乃所以爲威也。不遺微賤而小者有功則必賞。乃可以爲明也。是皆權極其所用。故人服其威與明也。至於用罰則尤不可妄加於人。必審其可。而後行。則其爲罰也當矣。故禁之必止。令之必行。是又權當其用。而人必唯上之從。故也。故

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此言刑之當。而可以使人懲。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慄。其所誅者寡。而所懲者衆也。烏得不殺。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此言賞之當。而可以使人勸。故賞一人而三軍喜悅。其所賞者寡。而所勸者衆也。烏得不賞。李光弼北城之戰。所以能使三軍爭奮死生以之者。以其殺之足以震三軍。而賞足以悅萬人也。刺賊者立賜之綸。不刺者立置之斬。茲其爲

權豈不足以震三軍而悅萬人乎。殺則貴大以其誅大則可以為威也。賞則貴小以其及小則可以為明也。殺何以見其貴大以其雖當路貴重之臣有罪必誅是能殺大也。其為刑可以極乎上矣。賞何以見其貴小以其雖牛豎馬洗旣養之取有功必賞是能賞小也。其為賞可以通乎下矣。刑能上極則可以使之畏。賞能下通則可以使之勸。既畏且勸將威行矣。此將威之所

以行也。昔穰苴之斬莊賈是能使刑上極也。趙奢之以許歷為國尉是能賞下通也。其在尉繚子亦曰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繼之以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威也。亦此意也。

勸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闢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

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
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率之寒暑出隘
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
力無以知士率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
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
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率之飢
飽將與士率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
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矣石繁
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

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
苦之明也

人必有所感而後有所勉是子嘗謂民知
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
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是則上
必有以惑乎下而後可以使之勉也如欲
無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
聲怒而聞鼓聲喜其可無術以激之乎聞
金而怒聞鼓而喜者蓋金所以止也鼓所

以進也。士率欲進而惡止，故聞金而怒，怒其止之也。聞鼓而喜，喜其進也，是皆有以感之，故能然也。大抵將之統軍，必以身同之，而後可以得其用。太公所謂三將皆以身同之也。將冬不服裘，非無裘也；思士率之有號寒者也；夏不操扇，非無扇也；思士率之有冒暑者也；雨不張蓋，非無蓋也；思士率之有暴露者也。若是之將，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則何以知人之寒暑？蓋人惟

有禮而後知，所以待下，所以謂之禮將也。若出隘塞之地，冒犯塗泥，將不憚其艱難，而必先下步，所以示其不自安，而與之同勞苦也。若是者，謂之力將。惟以力自用，故知人之勞苦，勞則欲息，飢則欲食，暗則欲明，人情均也。故軍次定而後將就舍，以人皆得所息也；炊皆熟而後將就食，以人皆得其食也；軍舉火而後將舉火，以人皆得其明也。凡此皆所以同其欲，故謂之止欲。

將止欲者言不自肆其欲而能止之以與衆同也不能自止其欲則何以知人飢飽之所欲將惟與之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必有所感而勉雖罹患難有所不辭故樂進惡退所以喜於聞鼓而惡於聞金雖堅城之下矢石之間必爭先登之雖堅陣之前鋒刃之下必爭先赴之非好死樂傷故爭先也以其心有所感故思有以報上也向非爲將者審知士卒寒暑飢飽明見

士卒之勞則亦何以致其然昔楚子巡城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越王投醪而三軍之士喜滋味之及已至於穰直之同勞苦吳起之舍不平隴畝田單之身操板挿不無得於大公三將之說也其在尉繚子亦言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裘險必下步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亦此意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率
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
以給三軍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
符凡八等有天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
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
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
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
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
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符秘聞外

將

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
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天下所恃以爲至信者莫如符節符與節
皆可以示信而太公論緩急利害之所用
獨以符言者蓋符以合驗尤其至密故也
門閔用符節蓋以門閔之禁爲嚴故其合
驗也必以符陰符之說亦取其可以合驗
也主與將通而用之其爲制也九八等其
最長者一尺其最短者三寸長短之所以

若是者必有以也。其勝捷之符則長，以其長於筭也。不利之符則短，以其短於筭也。至於常用之符，則中制焉。是以大勝之符一尺，擒將之符九寸，得邑之符八寸，却敵之符七寸，皆勝捷之符長也。敗軍失利，皆為不利，故以四寸三寸。至於警衆堅守，請糧益兵，則其所常用，故以六寸五寸符之用也。欲其速不速而稽留，則為失期，亦欲其密不密而泄，則為失機。凡此二者，皆行

符之使不謹，其取皆在所誅。八符之用，主將陰謀之所寓，故為秘聞，而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莫善於此。又豈敵人所可測哉？故雖聖智亦莫之識。昔者魏公子無忌欲師兵救韓，魏侯不許，乃奪晉鄙兵符而以發，其兵符之所用，不可不謹。如此，况陰符之用，其可不密乎？

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

侯

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遣將將以書問主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有陰符又有陰書者符雖可以合驗然不若陰書之所載其參用之法爲尤密也蓋

用兵之道事不可使人窺功不可使人知事而可窺其事窮矣功而可知其功微矣武王於主將合兵之際欲行無窮之變則其事必欲人之不可窺欲圖不測之利則其功必欲人之不可知也然其事爲多非符所能盡况主將相去遼遠言語不能相通爲之必有其道太公謂陰事太慮非符所能盡必書而後可爲主者欲通於將則必以書遣將將欲通於主則必以書問主

其爲書皆一合而再離者言分一幅而爲三部也惟分一而三故三發而可以一知三發而一知者言人持一分合三人之所持參而用之故三發而一知三人所操各不相知情知情懼其知之則因以爲奸也陰書之用若此其密敵雖聖智又安能識之昔者仲達嘗飛矣遺書以與齊將使之出降是亦得陰書之遺意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

倏

非國師也。技遊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
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
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
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熟知其
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
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
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
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
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

孰

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
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
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
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
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
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恃力以伐人。不若得其所以伐之之道。則
不勞而功舉矣。夫用兵之道。不爲事先。動
而輒隨。其起兵之資。必因敵家之動。示其

不由己起也。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兩陣之間，必有變動之機。此變所以生於兩陣也。既有變動之機，則必有制敵之術。奇正者，制之之術也。發於無窮之源，言術出於心，不可得而窮也。昔漢之伐齊，伐魏，伐趙，非漢強起兵也。彼不飯漢，故漢得以伐之。信之伐齊也，敗兵一佯龍且，既渡而後囊沙可決，其伐魏也，臨晉既陣，魏豹謹守，而後木罌可渡，其伐趙也，旗鼓一奔，趙兵悉

逐，而伏騎乃可得而入。若是者，皆因其變而用以奇正也。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蓋事欲豫定，兵欲神妙，事至而後語，是不能豫謀也。兵用而必言，是不能密機也。故語之，則在於未事之前，事至則不語矣。用兵則必斷於方寸之間，豈復多言耶。昔韓信之告漢王，以此擊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是皆於未事之前而語之也。及事至，則不語矣。木罌之渡，豈言

夏陽之不守。背水之陣。豈言死地之是置。此用兵之不言也。事既至矣。而後議之。則必出於倉率。故不足聽也。兵之爲用。千變萬化。臨敵制宜。非有一定之形。故其狀不足見也。惟其無定形。所以候徃急來。獨專而不爲人所制。乃可以盡其權也。况夫兵事貴密。機事不密。則害成。故聞則議之。見則圖之。知則必有以困之。卞則必有以危之。九此皆言不密其機。而爲人所制也。光

倏

彌度思明之恨。不得野戰。乃爲野次。以取之。仲達料文懿之必堅壁遼水。乃走襄平。以邀之。是皆知其謀。則必有以制之也。善戰者不待張軍。此以不戰而服人也。必有以服人之心。故雖不張軍。而可以收戰勝之功。善除患者。理於未生。此言用智當在於未奔沉之前。其見機明而慮預者也。故於患之未生。而有以除。善勝敵者。勝於無形。此言應敵制勝。於其易勝之際。必其得

筭多而用機密者也。故雖無形而可以勝之。韓信奉尺書以下燕城。此善戰不待張軍也。張良借箸以籌六國之害。此除患於未生也。食其啗秦將而燒關可入。以勝敵於無形也。故上戰無與戰。此以不戰爲戰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兵善之善者也。此上戰所以無得而與戰也。爭勝於白刃之前。非良將。此言無謀而欲以力爭也。上兵伐謀。其

次伐兵。戰以求勝。豈良將哉。趙括出銳搏戰。所以敗也。設備於己失之後。非上聖。此言失機而後爲備也。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徒薪之謀。失而後脩。豈上聖耶。二憾既往。卻歎子乃使之脩。是烏得爲上聖耶。智與衆同。非國師。技與衆同。非國工。此言謀慮材能。必欲出衆也。古有國士。有國手。有國輔。國士者。言名擅於一國也。國手者。言藝擅於一國也。國輔者。言器擅於一國

謂之國師必其智之出於一國。今智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師。謂之國工必其能之出於一國。今能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工。太公此言蓋謂善制勝者不與衆知也。孫子曰戰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勝出於人所共知亦豈足以爲大將哉。事莫大於於必克者。蓋攻不必取。不足以言攻。故以必克爲大。謂之莫大者以無大於此也。此言用兵欲其決取也。韓信戰必勝攻

必取得諸此也。用莫大於玄默者。蓋竒正發於無窮之源。守出於不言。視出於不見。玄默之所以爲莫大也。此言用兵出於無形也。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得諸此也。動莫神於不意者。蓋出不意。兵家之妙用也。其進也速。故人不及慮。則其動也。豈不爲神耶。司馬懿八日而至孟達城下。此以不意爲神也。謀莫善於不識者。蓋陰其謀。密其機。豈欲使人之知也。其機旣巧。人不

可得而知其謀也。豈不爲善耶。司馬懿伐
文懿。文懿阻遼。懿奔遼。而向襄平。文懿豈
知之耶。此以不識爲善也。先勝者。先見弱
於敵。而後戰者。蓋將以怠敵。必有以誤敵。
先見弱者。非本弱也。示以弱也。彼以吾爲
弱。則必輕進。所以可勝也。關伯此請羸師。
以張隨。孫臏減軍竈。以致虜消。此皆先見
以弱也。惟其有以誤而待之。故用力寡。而
收功多。所以事半而功倍。聖人徵於天地。

之動。孰知其紀。此言國之盛衰。天地必有
變動。惟聖人乃能知之。故徵其變。孰能知
其紀極耶。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者。此言
事必有數。循陰陽之道。推之。則可以從其
候。而爲之。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蓋消息
盈虛。大數當然。聖人視是以爲常。物有死
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所形。以春夏而舒。
以秋冬而慘。物因是而有死生氣。一舒而
物生。一慘而物死。此因形也。兵之進止。亦

猶是也。必見敵之形，而後可戰。未見形而戰，是強戰也。難衆必敗矣。善戰者，居之不撓。此又言將能定其心，而不爲敵所惑也。惟不爲所惑，故其見勝負也。明見可以勝，則起不可以勝，則止。非明於所見者乎？中
悞遺而懿怒陽遂餌而亮不動。其所處之
定否爲可知也。人惟見勝明，故其爲事必
決。是以無恐懼，無猶豫，恐懼則不敢爲，猶
豫則不能斷。二者皆兵之患。惟明於所見

者，乃能無之。用兵之害，猶豫爲大。此言用
兵者，不可以無所斷也。三軍之災，莫過狐
疑。此言用兵者，不可以有所惑也。猶，楚國
之獸。一行一退，以其不斷也。狐之爲物，一
步一止。此則有所惑也。不斷者，其爲害大。
故用兵之害，猶豫爲大。傳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其害可知也。若夫疑惑，則未甚爲
害。故爲三軍之災。法曰：衆疑無定國。疑雖
無定，疑去則可定。故特可以爲災，而未甚

不斷者爲大害也。傳曰：持不斷之志者，開
群枉之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以
狐疑對不斷，則猶豫之爲不斷也，明矣。惟
善於應事者，則見利而動，不至於或失。因
時而舉，不至於自疑。失利後時，則無以制
人，而反爲人所制。故受其殃。昔吳之伐越，
惟不能取之，乃使越王得以圖吳。至於吳
王自斃，非失利後時而反受其殃乎？故智
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不猶豫。蓋天下

惟智者爲能知之，惟巧者爲能應之。能知
之故從之，而不釋；能應之故一決而不猶
豫。昔范蠡之相越，圖吳可謂智巧兩盡者
矣。自吳王會黃池之後，凡再舉兵以伐之，
是能從之也。及姑蘓之役，吳王遣使求赦，
范蠡以爲馬不可及，鼓進兵，非能決之乎？惟
其能決意而爲之，是以其兵之速如震雷，
迅電，候然而至，不及掩耳，瞑目言其兵勢
之疾，不容禦也。赴之若驚，言其出於臨時。

倏

若有所警誇也。用之若狂，言其勢之無常，不容測知也。當之者破，近之者亡，言其必可以勝之，而人莫之禦也。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言將能守之以心，故嘿然而靜，雖不言所守，而所守自固，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此言將能視之以心，故眇乎有得，雖不見所視，而視自爾編。昔者曹之拒表，令解鞍縱馬，勿復白，紹兵之至，其勿白者，將守之以不言也。後世稱曹公之用兵。

編

謂其若神，非不言而守，乃所以為神乎。李衛公之伐蕞，銑於其始集，知其無脩必敗，是未有所見而能視也。後世稱李靖以為料敵明，非不見而視，乃所以為明乎。神明之道，至為難盡，惟知其道，乃能無敵。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所當之必敗也。茲非天下之將，亦未易至此。此荀子所以曰天下之將，通神明。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如何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率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翁鬱者所以遁逃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

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負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道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号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

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

常戒，則三軍失其脩；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兵有本有末，其所以制敵者，本也。無以制之，而必欲與之角力，抑亦末耳。武王問太公，以用兵之大要，非欲求其本乎？夫善戰者，大抵有妙用，非戰於天之上，地之下也。其成與敗，皆由神勢之得失也。神勢者，妙

用也。古之人或以滅竈而勝魏，或以增竈而勝羗，或以下馬解鞍而疑虜，或以開門却洒而退敵，白衣搖櫓而可以囚閔羽，瓠火渡淮而可以戮康祚。與夫火牛燧象，鐵當灰囊，皆昔人之用，以為神勢者也。得是則可以昌盛，一或失之，是無以制敵也。豈不危亡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率亂行者，此所以誘敵也。故可以為變法，有所謂半進者，誘也。縱卒亂行，是乃示之無統，而以

誘之也。越以刑人三千進退以誘吳，非所以為變乎。深草翁鬱，此言盛草可以遮蔽，故可以遁逃。法有所謂衆草多障者，疑也。惟可以疑人，故可得而遁逃。宇文憲伐柏為庵，以示齊人。齊人翌日乃知其退，非以遁逃乎。溪谷險阻，此深澗隙陷之地也。不利於車騎，故可以止車禦騎。井陘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此韓信之所以不敢進也。隘塞山林，則其形之險，可以據守。

劉

故雖少可以擊衆。此光弼所以傳山陣而擊思明之數十萬也。坳澤窈冥。此薰葭藟蒼晦冥而不可見之地。故可以匿形而伏。宋武帝至覆舟山。言此山下必有伏兵。令刻鍾模之。果得伏兵數萬。此則其地之窈冥必可以伏也。清明無隱者。此言平原曠野之戰。非設伏之所。故清明可見而無或隱匿。若是則必以勇力而相角。故以戰勇力爲言。三晉之兵素号驍勇。蓋以三晉之

場

地。古号戰塲。清明無隱之地也。故其民惟知力戰。而以驍勇爲尚。疾如流矢。此言兵之爲勢。必欲其速。天下之至速者。莫如流矢。故其疾也。有取於流矢。擊如發機。此言兵之制勝。必欲其中。天下之必中者。惟發機爲然。故其擊也。有取於發機。流矣發機之用。所以破精微也。精微者。言用兵之妙也。彼雖妙於用兵。而吾有以勝之。故精微爲所破。孫子論善戰者。其勢險。其筴短。勢

矢

如曠弩葦如發機者亦此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此無形之兵也。所以誤敵也。有以誤之則敵必墮其術中。故可以破軍擒將。田單令老弱乘城約降所以設奇誑誘也。燕師安得不為所破。四分五裂者分兵以擊之也。可以擊圓破方。言無陣不破也。鄭公子突為三覆以禦戎前後衷之。盡殪非可以擊破之乎。驚駭則無鬪心。故因其驚駭而擊之則易。故雖一可以擊十。符堅之

軍八千之所破勞倦暮至馬陵其勞倦可知也。故以全魏之師反敗於孫臏之萬弩其易取可知也。奇技所以越深水渡江河者此在軍用。有所謂飛橋飛江天浮之制可以渡溝塹大水而太公於武王拒險之問亦言以天潢濟三軍此則奇技之作也。強弩長兵可以及遠故可以踰水戰法曰長兵以禦又曰弓矢禦此則強弩長兵之用也。長閑遠候者謹斥候也。暴疾謬遁者

疾至而急退也。若是則可以謹守，可以致敵。故降城服邑者以之。充國嘗以遠斥候待差，卷韓信嘗以佯北克齊，此其效也。鼓行謹囂，則鼓噪以奪敵也。其奪之也，必有奇謀。田單令城中鼓噪，老弱擊銅器為聲，乃所以助火牛之奇謀也。大風甚雨，則天地晦冥之際，敵人必不能相及，故可以搏前而擒後。魏大武因風雨以征赫連，太宗因天雨甚以克突厥，此因風雨以伐人也。偽

稱敵使，所以絕糧道。此蓋示之以不疑，而後可以絕之也。李李字著平冠持問事杖，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困壘，所過呵責，徑入其營。是豈不足以絕其糧道乎？謬号令與敵同服，此蓋欲以雜之而脩其走北也。馮異變服與赤眉同服，而終以克之，得之此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蓋師出有名，事乃可成。故直者為壯，曲者為老。戰必以義，則其名之正，其師之直，宜其眾有所

恃而可以勵之以勝敵也。高祖之衆，本不
項敵也。及縞素一舉，而項王無死所矣。此
義可以勵人也。尊爵重祿，以勸用命者，蓋
人必有所慕^慕，而後有所勉。爵尊祿重，以是
而誘之，則人必勉於用命矣。嚴刑罰以進
罷怠者，蓋人有所畏，而後有所奮。刑罰既
嚴，則彼必畏而思奮矣。湯之誓師，則予其
大賚，汝予則祭，戮汝武之誓師，則以功多
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爲言皆所以勸用命

而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者，惟喜
故予，惟怒故奪，馭下之術，主將之所同。公
其情之好惡，而用之，則下必服所馭矣。一
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文德也，武威也。以德
服人者深，然必馴致而後，可以威服人者。
暫可得而立見之，惟以馴致，故其効遲而
徐，惟可立見，故其効速而疾。威德之用，得
其宜，則臣下必歸所馭矣。故可以是以而調
和三軍，制一臣下，使之咸聽于上也。處高

敵者所以警守也。此據得其地則可以堅守。兵法言九兵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寔。軍無百疾。是則處高敵者可以警其所守也。保險阻所以爲固。此守得其地故可保之。以爲固。尉繚子謂守者不失險也。是則保險阻者必可以爲固。山林茂穢。所以嘿往來。此言草木茂盛則可以藏形。故可以嘿往來。孫子言林木鬱穢爲伏。奸之所以嘿其往來也。可知矣。深溝高壘。

敵

則城池之固也。糧積多則糧食之足也。若是則可以久處。故可以持久。尉子言攻之不能取者。城高池深。財穀多積也。此則可以持久也。明矣。不知戰攻之策者。不可以語敵。夫人必明禦敵之機。而後可以待敵。不知其機。則何以待人乎。故不可與語敵。宗宋襄公不從子魚之言。此不知戰攻之策也。烏足與語敵哉。宜其敗於泓也。不能分移。不可與語奇。夫人必明於勢。而後可以

攻

攻

用其術苟一於合聚而不知分移是當分不分反為縻軍何奇之有此符堅百万之師所以一麾而莫止者以其不能分移也何足與語奇宜其敗於淮淝也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蓋人惟明於數而後可以盡權變之道苟一於正而不知以治為亂則亦何足與言權變之道吳人屬目於越將不仁則三軍不親自此以下言將任之至重而其材之難盡也法曰仁見親不仁則

無以感入之心其何以使之親乎將不勇則三軍不銳法曰勇見方不勇則人無所視効故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傾法曰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則可以見於未然將而不明則昧於事機所以三軍傾危也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法曰密其機欲密其機不可不極其妙將不能極乎精微之理則何以能密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法曰先戒為寶

能戒則知謹所備將不常戒則三軍必無
備故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法
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將能強力則能以
身先人而三軍亦各盡其職苟不強力則
人必怠矣得無失職乎將之所任若是其
重而其材必不可不備也蓋將者人之司
命謂之司命者以人之死生係於將也將
之用兵而當則民生不當則民死故爲人
之司命惟爲司命故三軍之治亂亦與之

俱蓋統軍者將也得人則治非人則亂豈
不與之俱乎賢與不賢在於將而安危強
弱及於軍國將而賢則可以昌其國強其
兵苟爲不賢則兵弱國亡矣吳起守西河
秦兵不敢東向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
邊此得賢將則兵強國昌也越括用而趙
軍坑騎劫用而燕師敗此不賢則兵弱國
亡也大抵兵不可以無將將莫先於得人
法曰得士者昌又曰輔周則國必強亦此

意也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
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間也夫律
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官商角徵羽此其正聲
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
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古者三皇之世
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
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

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
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夫呼驚
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
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
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
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
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
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

之音者商也。聞人嗷呼之音者羽也。窳莫無聞者宮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

按周禮大師之職，大師執律以聽軍聲。大司馬之職，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于社。是則律音之用，古人之所先也。晉伐楚，師曠以一歌之閒，而知其勝負之所在。觀其言曰：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是則律管之用，必有其効也。三軍之勝負，律音之聲，必可以知。

之。宜武王以是為閒也。然律音之用，其事為甚妙。其事既妙，則以是為閒者，其意豈不深乎。太公因其閒之所及，而求其意之所存，故以深哉為辟。夫律管十二，陽管六，陰管六也。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陽六律也。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中呂夾鐘，此陰六律也。律管雖十有二，其音不遇乎五。五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屬乎五方，而十二管分配四時，故不過乎是五者也。

此正聲也。万代不易。言時世雖變。而此音常存。故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
以知敵。金木水火土。此五行之神也。而五
音實配焉。角音木。商音金。羽音水。徵音火。
宮音土。即是五行。則可以知敵。何以知之。
即管聲之應而知之也。既知之。必有以制
之。其制之道。亦不外是也。金木水火土。必
有相尅之義。而吾之制敵。則因所以勝之
者。而用之。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

火尅金。此五行之相勝也。而吾之制敵。亦
以是用之。是法之用。非後世也。上古三皇
之世。嘗用之矣。虛無之情。以制剛強。言其
事無可據。故其情虛無。即是情而可以制
人。故敵雖剛強。有不能自惟者矣。其爲用
也。非迹可拘。故無有文字。然大槩本之五
行。即五行而推之。此巧曆之所心計也。何
文字之有。五行之道。天地自然。此天地之
常道。不過是五者也。自開闢以來。是道已

恃

明由是自然之道。則可以知敵矣。若夫盡所以制之之術。則必極其變焉。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此其變也。以五行而分爲六甲。乃可以制之。其事爲甚妙。故謂之微妙之神。占軍之勝負者。必本諸此。其爲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之夜。遣輕騎往近敵壘。九百步外。持管當耳。大呼以驚震之。必有聲應管。其來甚微妙。因是聲而推之。則可以知而制之矣。角聲木聲也。角聲應管。當

以白虎之軍。白虎金也。金可以尅木也。徵音火聲也。徵聲應管。當以元武之軍。元武水也。水可以尅火也。商音應管。商金聲也。當以朱雀之軍。朱雀火也。火可以尅金也。羽音應管。羽水聲也。當以勾陳。勾陳土也。土可以尅水也。五管聲絕。而莫之應。是爲宮聲。宮土者也。故靜應宮。以青龍。青龍木也。木可以尅土也。此五行之符。可以爲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亦可即是而知。是固可

以制之也。然其事微。若何而知之。太公復
言其所以爲外候者。蓋是音雖微妙。而有
声色之符。可以爲外候。外候外顯。五音爲
隱。即其顯可以知其隱。然是候亦何以知
之。即夫敵人驚動之際。可得而知之。角木
也。故聞桴鼓之音。則知其爲角。之外候。徵
火也。故見火光。則知其爲徵。之外候。商金
也。故聞金鐵矛戟之音。則爲商。羽水也。言
語之所屬。故聞嗚呼之聲。則爲羽。至於宮

居中央靜而不動。故寂寞無音之可聞。是
爲宮也。凡此五者。皆聲色之符。驗可以爲
外候之證。言即是可以知其音之所應。故
云外候。向非神明之將。亦未易推是而制
敵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
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
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

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率所告凡三
軍悅懌士率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
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
士率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
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
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已固深溝高壘又
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
之聲揚以清聲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繞逆

大風甚雨之利士率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
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擊鼓之聲
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
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
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
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
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
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
圍邑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吳子嘗論有不卜而與之戰有不占而避之者。是則敵之強弱勝負之徵。必有不可不知也然何以知所寓精神先見。此其證也。明將能因是而察之。則可以知其勝負矣。其證候求之於人而可知。曷為効之在人。自謹候敵人出入以下。皆其候也。秦使者目動而言肆。史駢知其必退。晉師聽而無上。伍參知其必敗。建

徵敗之

德度險而囂。太宗知其可破。周摯方陳而囂光弼知其可擊。若夫闔士倍我。則韓簡不敢敵秦。政成事時。則士會必欲避楚。察敵人之出入。進退動靜。言語妖祥。與士率之所告。則其強弱勝負。可以知矣。三軍悅懌。則其氣舒。士率畏法。則其令嚴。敬其將命。則其權重。相喜以破敵。則有必戰之心。相陳以勇猛。則有敢戰之心。相賢以威武。則有不伐之心。夫如是。則勢不可敵。故知

其爲強證。若夫三軍數驚，則人心不足，士
率不齊，則人不從令，相恐以敵強，相語以
不利，則人有畏心矣。耳目相屬，妖言不止，
衆口相惑，則人心不一矣。不畏法令，不重
其將，則人無所繞矣。若是者，非弱而何。至
於三軍齊整，陣勢之固，此則人和也。深溝
高壘，此則地利也。又有大風甚雨之利，此
則天時也。加以三軍無故，而旌旗前指，則
有必勝之兆。金鼓之音清陽，宛鳴則有整

治之象。若是者，非人力所至，必得神明之
助。是爲大勝之證。若夫行陣不固，旌旗繞
亂，逆風雨之利，惑士率之心，氣絕而不屬，
此則失天人之助也。戎馬驚奔，兵車折軸，
此則兵器失其利也。金鐸之聲下以濁，擊
鼓之聲溫以沐，則其氣不振也。故知其爲
大敗之證。凡此四證，雖可以察敵，而於占
氣之法，亦有所不可廢。按太白陰經，城壘
雲氣占篇，有白氣覆地者不可攻，有黑氣

如星者急解困黃雲臨城則有大慶青雲
南比出不可攻攻城過旬不援遇雷雨者
其城有輔疾去勿攻蓋占氣之法有可攻
必審察而後舉色如死灰氣出而西北出
而後入出而覆我軍高而無所止皆所可
攻若出而東南為有氣故不可攻按凡攻
城困邑過旬之久不雷不雨是無變也此
必有大輔宜亟去之若是者有不可存
乎其間故知之而後可以而進止也

有不可攻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
具可無修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
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來報者其行馬蒺
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
其矛戟也篋薛箠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鏃鉞
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心轉輸糧用
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
平壤其攻城也春鋏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

以

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管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師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於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經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善哉

經

於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宋向戌欲弭兵。君子以為不可。唐葉侷議銷兵。河北終以不復。當天無事之際。戰攻之具。守禦之備。其可廢乎。兵不可廢。又不可好。然則如之何。而可有一於此。不好不忘。而可以寓其事者。取之人事足矣。古者井田法行。兵農一致。當其無事而居也。則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甸。及其有用而戰也。

鄉

則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率，五率爲師，五師爲軍。其編之卒伍軍旅者，卽此間族黨之民也。其在遂也，則爲鄰里鄩鄙賒遂之民。故遂人則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遂師則登其車輦，巡其稼穡。遂大夫則稽其功事，移其執事。此則寓兵於農之法也。井田之制，太公實營之，故以戰攻守禦之具取必於人事。來朱耜之用，則兵家之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則兵家之營壘蒲櫓也。

蔽

鋤耰之具，則矛戟之類也。篋薜笠笠，則甲冑于櫓之類也。攻城之具，卽鑿鉞斧鋸而可知。以至雞犬，則伺候之意。織紵，則旌旗之制。平壤，亦如攻城。鑿草，亦如戰車騎。耨田疇，則如戰步。刈禾薪，則如積糧食。寔倉廩，則如堅守。伍田里，則如行約束。吏官長其所屬，猶將師也。垣里相限，其所分猶隊分也。輸粟取芻，則廩庫之屬。城郭溝渠，則塹壘之事。凡此皆卽人事之所用，而可以

脩用兵之具。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善
為國者。取於人事。以其本在是也。不必家
藏戈戟。日習行陣。而後可以為其事也。故
古者不急於軍旅。而惟人事之是修。遂六
畜闢田野。安處所。丈夫耕桑。婦人蚕織。以
是而為兵農之法。富強之術。殆不是過。何
必他求哉。茲蓋萬乘農戰。而天下無敵。富
強之術。宜自是生也。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六終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七

虎韜

軍用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
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
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
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
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村士強弩
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

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
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
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
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
弩自副以庶車輪陷堅陳敗強敵大黃參連
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
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
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
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

流星陷堅陳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
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
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
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
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陳
敗步騎方首鐵楛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
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楛大柯斧刃長八寸
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
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

旋

一、名天鎚敗步騎群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眾三軍拒守木螳螂劔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施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突瞑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

羅鋪兩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方二千具曠野草中方冑鉞矛千二百具張鉞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白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虎落劔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

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
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
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經四尺以上
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
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
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
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
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
二丈以上方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

徑

泉

杙

鉏鋤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
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
祭鑿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
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背鐵把
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背鐵叉柄長七尺
以上三百枚艾草木大鎌柄七尺以上三百枚
三百枚艾草木大鎌柄七尺以上三百枚大
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
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杙大鋤重五斤柄長二

杙

杙

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万人強弩六千戰櫓
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
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三十七年
取用於國欲其便於用也成周之際有車
百人以為車有庖人以為庖器蓋以攻守異
器車輪異制不得不為之卡也成周太平
之際猶不忘武備况周家肇造之初武王
得不以攻守之具為問乎科品衆寡必有
其法科品者其所制之度也衆寡者其所

用之數也器之所制其長短大小必有度
而其所用則視乎其人而以為之數是器
也其為用也大則以是而為者其意亦大
也太公以是而為大哉之問蓋以其所資
者大故其所問者大也其為具也各有科
品如所謂武衝大扶胥如所謂絞車衝車
電車輕車此則車之科品也如所謂強弩
如所謂大黃參連弩此則弩之科品也如
所謂螳螂劔刃扶胥如所謂虎落劔刃扶

不備七律...
五

胥此則行馬之科品也。科品既明，器用自便。夫如是，則可以張兵之威，所以謂之兵之大威也。蓋器惟足於用，則勢亦資以奮。此兵之大威，所以在於器用也。其為用兵之大數，則以萬人為率。其為器用，各有其數。器非妄制也。名各有所取。曰震駭者，取其威之可以震動而驚駭人也。曰電擊者，以其可以駭之也。曰霆擊者，以其可以震之也。其名各有所取也。器非妄用也。各有

所宜也。或可以陷堅陳，或可以敗強敵，或可以敗步騎，或可以要窮寇，遮走北，皆其所宜也。以至於昔人之所已用者，則見於黃帝之敗蚩尤，溝澮之所可渡者，則見於飛橋天潢之制。大則有車，次則有弩，又次則有矛戟楯櫓柯斧，微而至於把鎌，杖鎚，凡人之所資以為用者，莫不悉具。而其所以為用，則因乎其人之數。万人所用，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通而計之，通足

杖

以充万人之數。然是器也。欲其常新。則不可不加人工。馬焉欲其全備。則必修治之。使無或壞。欲其精利。則必砥礪之。使無或弊。是必得巧手三百人。然後可以善其事。舉兵之大數。以此為率。故大公指是。以為大數。武主既聞其科品之利。與其眾寡之數。豈不以是為當。故曰允哉。允者當也。言其所言之當也。

三陳

武主問大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柰何。大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主曰。善哉。陳制不一。有八陣。有五陣。又有三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之制也。方圓曲直。銳此五陣之制也。而三陣之說。又異。與天地人。是為三陣。天陣。果何取耶。陰陽向背。

也。地陳果何所取耶。土地之利也。至於人陣則人與器用耳。太公指日月星辰斗杓左右向背以爲天陣。此則取之天時也。明矣。以丘陵水泉前後左右之利爲地陣。此則取之地利也。明矣。車馬文武是爲人陣。非人與器用耶。在張昭兵法論三陣之說。謂凡用兵有三陣。善用兵者脩詳三者形勢。然後可用兵。陰陽時日風雲星氣天陣也。山川險易丘陵水泉地陣也。將帥士率

指

備

器械人陣也。此三者將兵之急務。觀此則太公之三陣可知矣。不惟是也。唐人負半千亦常論是三陣矣。

疾戰

我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困我。斷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困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

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
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孫子曰兵之情困則禦不得已則鬪又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則危亡
之地宜在疾戰武王之所問前後斷糧道
絕此則死地不得已之時也宜太公以爲
天下之困兵必以暴用之則可以勝不暴
而徐則人心恐矣故敗如此之兵必爲四
武衝陣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疾擊之使

之莫知所以禦之者而後可以橫行武王
又謂若已出困必求所以勝之太公乃使
之左右各疾而敵戰無與敵人爭道而中
軍則迭前迭後以舒其力而更出夫如是
故可以走其將疾戰之法嘗於段紀明得
之昔高平之後虜兵甚盛段紀明令軍中
張鏃利刃長矛三重狹以強弩副輕騎爲
左右翼且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成走必盡死衆皆騰赴紀明馳突而擊之

其虜衆大潰茲不無得於太公疾戰之法

也亦莫且憊之曰今之策謀千里而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諸侯之地敵人四合

而困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

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

必出之道器械為實勇鬪為首審知敵人空

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

操器械設御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

銜

寶

前平壘為軍開道我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

卒率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

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

勇敢冒將之士疾擊其前弱卒率車騎以屬其

後我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

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

軍勇鬪莫我能禦

孫子曰困地則謀又曰困則禦是則為敵

所困歸路既斷糧食既絕而敵之糧食甚

材

材

多險阻又固可不求所以爲必出之道乎
必出之道在器與氣耳器械者人之所資
軍以爲用勇鬪者氣之所資以振器械爲實
夫則器爲可重也勇鬪爲首則勇爲可先也
昔李廣爲右賢王所困廣乃命士持滿而
身自以^寶大黃射其裨將此則欲出者必以
器械爲實也吳漢爲謝豐所困乃厲諸將
使人自爲戰以立大功此則欲出者必以
勇鬪爲首也其出也必審知敵人空虛之

寶

銜

地無人之處因其不備而出之昔高祖爲
項王所困得紀信詐降而高皇乃間走此
則乘空虛無人之地也其出將士持玄旗
欲夜則無所卞也操器械所以爲援也設
御枚欲其無聲也然必以夜而出慮其知
之也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此皆勇鬪
之士也使之平壘爲軍開道後則以材士
強弩爲伏弱率車騎則居中以其不便於
用也旣陣畢乃徐行而出無得驚駭然必

六韜卷之七

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左右以備。此則資器械以為用也。敵人若驚而覺之。不過使勇士前戰。弱率居後。而伏兵則視利而動。彼追則疾擊其後。又且多其火鼓。蓋夜戰則欲火鼓之多。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吾謀既定。吾戰既疾。則若從地出。若從天下。彼安禦我哉。

武王曰。前有大水廣澗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

備

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澗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率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者。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

闕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三軍皆曰：善哉。不其慮患深者，其為謀必悉。武王既慮為敵所困，以求必出，又慮坑塹大水，無舟可渡。士前則為敵所限，歸則其道已塞，斥候嚴險，阻守車騎，要其前，勇士擊其後，其勢亦已天危矣。必求所以為之之道。夫絕險者，必求越險絕險，而不求所以越之，是坐而待斃於敵也。其在軍用，有飛橋、飛江、天浮、天潢、飛橋，所以渡溝塹；飛江，可以濟大海；行軍

除

之際，茲用已先具，則遇大水廣塹深坑，必以飛江轉關天潢而濟。况若是之地，敵所不守，縱守之，其人必寡，故可得而渡。昔楚之侵隨，道梁澆，蓋得此法也。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盡惟死戰，則可以免也。欲人之致死，則必示之以必死。故燔輜重，焚糧食，告之以勇鬪則生，不勇則死，是示之以必死戰也。昔鎮惡之至渭橋也，弃舩登岸，諸艦悉遂流去。鎮惡撫士

援

率曰去家万里舫乘衣糧茲已遂流唯宜
死戰可立大功誠有得於此也踵軍則居
前而已出者令踵軍設雲火遠候依草木
兵墓險阻以為授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
駭懼吾之襲其後也而吾則以後至者并
力以戰又為四武衝陣以為禦敵之備其
備既嚴宜三軍皆精銳勇聞而莫我能止
矣此武王之所以稱善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

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
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
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
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
備教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
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
困邑則有輶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

備

樓

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
羅武落行馬蒺藜畫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
旌旗夜則設雲火万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
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軻鉏鋸濟大水
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
軍用備主將何憂
不用智於未奔沉之前事至而後求所以脫
不之不已晚乎武王所以每事必問蓋慮其
事之或至此也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在地

不能免然舟梁未設三軍未濟水草無有
得無稽留乎此武王所以問也而太公則
以豫備之說告之在法有曰人習陣利極
物以豫是謂有善慮欲其先設器欲其先
備此則極物以豫也教欲素信士率欲習
此則人習陣利也王者之兵必先乎是凡
三軍有大事此正用兵之際也莫不習用
器械欲其人便於器也其為器也不一而
足攻城困邑則有輶輻臨衝之車皆攻城

之具也。孫子曰：修櫓、輶、輜，則是器也。攻城之具也。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皆望敵之具也。孫子有備器械之說。楚子有登巢車之舉，則是器也。視城之具也。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在分險法，則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在必出法，則以武衝拒前後，大櫓脩左右，此則為行止之用也。明矣。絕道遮衛，則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在敵武之法，則選材士強弩，伏於左右，在

樓

戰步之法，則以材士強弩，備其左右，此則為蔽衛也。明矣。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在戰步之法，或均置蒺藜，或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此則設營壘之具也。晝則登雲梯，達望，所以視城中也。立五色旌旗，所以變敵人之目也。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所以變其耳目也。孫子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太公所言，亦孫子意也。以

至飛橋轉關。輾輞鉏鋸。天潢飛江。浮海絕江。此皆渡水之具也。其在軍用。有飛橋轉關。輾輞飛江。天潢。浮海之制。皆其用也。三軍用備。則緩急有所資。故主將無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鞀鼓。

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率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

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孫子曰：我以往，彼可以來；曰通，是則與敵臨境，彼此可以往來之地，是乃通地也。兩陣皆固，未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而又慮彼之來，此武王所以憂也。而太公先告以自治之策，後告以攻襲之法，分兵三處，以三軍各分三處也。令前軍深溝增壘，無出列旌旗，擊鞞鼓，以為守備。又令後軍多積糧食，不與之敵，此自治之策也。昔高祖

塞成臯之險，取敖倉之粟，而堅壁滎陽，所以為守脩也。若夫發銳士以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是又攻襲之法也。孫子有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亦此意也。夫以力角人，不若以謀伐人，事有所當慮，敵不之意，則可擊矣。戒有所當修，敵不之備，則可攻矣。既擊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敵安得而知之？故敵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又慮夫敵或之知，而有潛伏要擊之舉，大

公則告以挑戰以勞之揚塵以示之鼓噪以從之所以撓而悞之也况又出其左右近而襲之其將必勞其率必駭如此敵不敢來吾可以往敵人內外受敵其敗也必矣敵人不能心驚對人專亦無當風動不祇聽動靜不備出其不意亦此也夫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堅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

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率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微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侯往

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率不戒。敵人夜

備

來。三軍無脩。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

備

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
 或陷其兩旁明号カキシ審令シラシ疾擊而前敵入必敗
 用兵之道上欲得其時下欲得其利中欲
 謹其守以天時言之利寒暑不宜霖雨遇
 芑非其時也以地利言之溝壘不固隘塞
 不守失其利矣以人事言之斥候懈怠士
 率不戒三軍無備上下惑亂則守備不嚴
 矣三者俱失而無一得武王安得不以是
 而為憂然用兵之道以戒為寶吳子之對

則

武侯嘗謂先戒為寶而於將之五謹其四
 亦曰戒蒹葭銳恃秋潦所以見敗於李靖賀
 魯惟恃深雪所以見擒於定方彼惟不戒
 而怠所以敗也若夫知所戒則敵不得而
 乘之故令壘上誰何以号相命皆所以為
 戒也况又加以誠約各致其謹敵人雖至
 見其不可襲則必還矣還則力必盡氣必
 怠故可發銳士隨而擊之所以乘其怠也
 然武王又慮夫敵知其計而反蹈其伏三

軍爲之擾亂。太公則以分兵之說告之。吾
兵既分則彼心不可得而皆脩之。故分追
之際不可越其伏地而進擊之際三隊必
欲俱至前後兩旁合而攻之。明乎審令使
不紛亂若是則可以勝之矣。昔吳起以擊
強告武侯亦謂分爲五軍五軍交至必有
其利誠以多方以制之故可以勝之。

絕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

守敵入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
可勝欲守則不可又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
入敵入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
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
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
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
三軍過大陵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悞失率
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
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

公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
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
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是五十里
即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
傷武王曰善哉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爲客之道必先掠於
人饒野以爲足食之道今引兵深入與敵相
守而糧道乃爲所絕前後乃爲所越戰守
俱有不便武王得不思所以爲之之道此
者

栖

在法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
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之
形而得其利則可以依山林險阻水泉林
木而爲之固可以知城邑丘墓地利之所
在閔梁可以謹守我軍可以堅固彼又安
能絕吾糧道越吾前後哉其在尉繚子集
兵敵境必粟其大城大邑而絕其道能使
敵人有城無守有人無人有資無資是則
爲客之道必貴乎得地利而後可以戰守

也。大公雖以地利爲告，而武王又慮夫候
望者失誤，率與敵遇，兩旁爲敵所翼，前後
爲敵所越，不足以戰守爲之奈何。且前茅
慮無楚人之所以勝，斥候必遠，充國之所
以固，遠候不發，何以得敵之情。故大公所
謂必先發，遠候審知敵人所在，又慮不得
地利，則以武衝車爲壘，所以自衝也。置兩
踵軍於後，所以爲應援也。其踵軍相去或
百里，或五十里，凡以備有變而前後救援

茅

也。環衛既謹，應援既嚴，敵人烏得而犯之。
此三軍所以完堅而無毀傷也。

略地

武王問大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
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
恐其別軍率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
主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大公曰：凡攻
城，圍邑，車騎必越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
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

遠

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
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
外士率迷惑三軍敗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如
此者當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
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
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
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
脫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率材士
必出其左弱者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

必莫敢至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困而守之必
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
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
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
和服武王曰善哉

守法以救而誠以食而久攻城困邑必先
明乎此武王問太公以乘勝入敵境欲攻
城困邑恐為敵人中外合擊太公遂告以
隔內外絕糧道之法其始則遠其車騎警

以屯衛所以自固也。次則阻其內外使應
援不及。中人絕糧使轉輸不通。既無所持
以爲援。又無所資以爲食。不敗何待。內外
絕糧食。隔固可以擊之也。然事極則智生。
彼既知其不免。則必有謀約。夜出窮寇以
死戰。且又不可不慮也。然擊強之道必分
軍而用之。分爲三軍。所以多其脩也。視地
而處。所以求其利也。又知敵之別軍。與其
大城別堡。置遺缺之道。以利之。此以利誘

恃

之也。而已則守禦愈嚴。勿令有失。如是則
敵不知其謀。故恐懼而栖保。不入山林。即
歸大邑。以求其利。而別軍不知謀間走矣。
然亦在遠車騎以要之。謹行陣以守之。與
之相拒。而勿令遺脫。中外既隔。中人必以
先出者爲得道。其練率材士。必出繼之。而
所留守者。則独老弱矣。吾於是始可以驅
入而據其地。然亦不必與戰。但絕其糧道。
又困而守之。使之自降。彼既降矣。吾回而

懷

撫之使之相率而歸無燔其積聚欲人足
其用也無壞其宮室欲人安也冢樹者入
之所護社叢者鄉民之所愛故勿伐之降
者既明其罪則勿殺之其主可誅其主可
誅其民無罪故雖得其民勿戮之示以仁
義蓋欲以是道而感之也感之以是則彼
必知吾兵之舉非爲己私也本之仁義也
既有以感之必有以懷之施之以厚德所
以懷之也壞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

非以傷之也乃所以恤之也如此則彼國
之民知其罪之所歸在於其主一人者其
主也宜其天下咸和服矣湯武之師吊民
伐罪之師也非有所害也湯誓泰誓之作
無非示之以仁義也大德之所昭財粟之
所散無非施之以厚德也不惟湯武然也
高祖入關秋毫無犯則於人必無懷也秦
王子嬰既降且以之屬吏况有所殺戮乎
其語父老則以除害爲言非示之以仁義

乎三章之約田租之減非施之以厚德乎
此漢之所以盛也

火戰

周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
翳穢固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
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
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
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
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

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
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
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
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
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
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陳
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按孫子火攻之法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當
以數字之火發而必以兵應之發上風則

無攻下風。皆其大要也。是以陸遜之克先
主也。則人持一炬。刻毅之走。亘元也。則烟
塵漲天。曰風縱火。高穎以是而平陳。縱火
舉燎。皇甫以是而討角。知所以用火之時。
亦足以破其軍也。此武王之所以深憂。而
太公則告之以火應火之法。先之以望敵
之具。察敵而知火起之候。則燔吾前後。以
應之。敵人苟至。其計必沮。而引軍却退矣。
吾乃按黑地而堅處。此乃下風之地也。加

以強弩材士。以為衛。如此則敵不能害吾
矣。昔李陵之伐匈奴也。匈奴於上風縱火。
以燒陵軍。陵亦放火燒斷葭草。用絕火勢。
陵亦得所以應火之術也。惜其所將者少。
而勢有所不敵。所以不能自全也。若夫敵
燔吾四面。又按黑地而起兵。此則敵人得
夫火發而卑應之說也。火發而應之以兵。
兵靜者不可攻。故太公告武王。以衝陣強
弩。以翼之。欲得其靜。而使敵不敢攻。特可

以自保耳。何勝負之有。

壘虛

武王問木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木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堅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率。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木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氣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敵人率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

氣

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勝矣。

木宋嘗曰。諸將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鮮識虛實者。則虛實之理。誠為難知。宜武王武王必欲有以知之也。夫欲測敵者。必知三才之理。上而天時。下而地利。中而人事。三者既無不通。則於敵之情。斯無不知矣。欲知其變動。則必登高下望。而後可

氛

以知之。昔者楚子嘗登巢車以望晉軍矣。
取韶膏登功邱阪以望周軍矣。登高下望宜
其可以知其變動也。其虛實即其壘而可
知。其去來即其人而可知。然何以知之哉。
始而聽其鼓鐸見其無聲音似虛也。而未
敢以為虛也。又觀其壘上多飛鳥。城上無
氣氣。然後知其詐為偶人也。兵法曰。鳥集
者虛也。今多飛鳥而不驚。必其虛也。此叔
由見城上有鳥而知齊師之遁也。敵人率

然而去。不遠而返。此必統軍元律也。疾於
用士率。故前後無次。而行陣亂。果于論審
將之法。謂其率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
此為愚將。雖衆可獲。行陣既亂。前後既不
相次。豈不可擊者。如此者。其可擊之形已
見。宜急擊之。雖少可以勝衆矣。

施氏六韜講義卷第三十七終

讀田齋子道春

